

諸位同學，大家早上好！請大家翻開《沙彌律儀要略增註》第十七頁第一面，倒數第四行：

【二曰不盜。】

這裡看起，這是沙彌十戒第二條戒，『不盜』。我們接著看《增註》，「物屬於他。他所守護。不與而取。名之曰盜。」這一段是解釋盜。不盜就是不能盜取。《增註》講，「物屬於他，他所守護，不與而取，名之曰盜」，這是我們一般講不予取。物屬於他，物的種類就很多，非常的多，凡是有主之物，物我們現在講有動產、不動產，凡是有價值的物品，這些東西都是屬於物。有主，我們知道這個物是有主的，沒有經過主人或者守護，這個守護就是我們現在講的管理人，他管理的，沒有經過負責人、管理的人他們同意，我們就私自拿來自己用，這就犯了盜戒。

盜這條戒的範圍非常廣，也非常的微細，大的方面、比較明顯的方面，我們可能不會去偷盜，在小的方面、細微的方面就很容易犯，犯了自己不知道。盜分兩個方面，不明顯的、暗中盜取，這叫偷盜，我們一般講小偷。這是暗中竊盜，暗中盜取，人家不知道的情況之下，這個東西他取走，這叫偷盜。另外一種，他是明顯的，用他的勢力或者用種種的方法威脅、強迫，讓別人把財物拿給他，或者強取豪奪，用武力去搶，這叫強盜，明顯的去把別人的財物奪過來。所以盜有這兩大類。偷就是暗中的，讓人家不知道，財物偷過來、盜取過來，明顯的就是用搶的，強盜用搶的。

看到偷盜方面就非常微細，所以我們有些方面自己犯了盜戒不知道，這個要留意、要仔細，這條戒才能夠修得好。過去老和尚在

講席當中也常常提到台中蓮社李老師，他對盜戒也保持得非常謹慎。他以前在奉祀官府，就是孔子的後代，國民政府設一個奉祀官府。孔子的後代，歷朝歷代的皇帝都有供奉他們的子孫，到了民國還有。在台灣，國民政府遷到台灣去還是有奉祀官府，這是孔子第七十幾代的孫子孔德成先生，現在還在世，很老了，八十幾歲，在掌管奉祀官府。李老師在奉祀官府上班，孔先生是他的主管，他的上司，他要拿奉祀官府公家印的信箋私人寫信，信封、信紙，他一定跟孔德成先生報告，他說這個我要拿去私人要寫信，你答不答應？因為這是他守護的，他管的。剛開始講他說沒問題，後來每一次拿他每一次講，孔先生有一點不耐煩，他說你看大家不都這麼拿了去寫嗎？他們都不講的，你為什麼每次拿一張跟我講一次？李老師說，我跟你講，你同意了，我就不犯盜戒。我沒有跟你講，這是公家印的，這公家印的是給公家使用寫信的，如果辦在公事上當然就是可以拿去用，但是我這是要拿來私人寫信，是我私人的，公私要分清楚，不要公私不分。後來李老師他還是保持這樣的一個態度。一般人拿那個信封、信紙，他一拿有印上奉祀官府的信箋，拿來自己寫信，犯了盜戒。這是我們要注意的地方，從這個小地方做起。所以《弟子規》講，借人家的東西要對方同意才可以拿，如果不同意我們拿來就是偷，偷盜對方的東西。這是這條戒範圍非常廣泛。

另外就是我們也不要勉強性的募化，勉強性的就是說，譬如說施主來供養紅包，每個人一份，我覺得也不要勉強，不要「來，統統交出來，我來給你們做功德」，這樣帶有勉強也不太好。以前老和尚他是給我們講因果，以前我們大部分過年的時候紅包收的會比較多，每個出家眾都會比較多。根據以前我在圖書館，大概一個過年收了一疊紅包，算起來大概一萬多台幣，大概現在人民幣差不多三、四千塊這個上下。人家來供養，老和尚當然他是一包比較大的

，我們就是比較少，出家眾大家都有，累積得多了也有一定的數量。老和尚就給我們講開示，人家跪著給你供養，你們能消受嗎？我說不敢當，真的消受不了，吃下去會下阿鼻地獄，我說我們絕對不敢吃。後來我們就說：師父，乾脆人家供養我們就不要，叫他不要給我們供養。這樣也不對，你不讓人家結緣也不行。我說師父，那怎麼辦？收了要下地獄，不收又不結緣，都不可以。後來老和尚說，替他們修福，我不是做給你們看了嗎？後來我們說：師父，不然我們這個統統交給你印經。他說我不給你們拿，要做你們自己去做，他是用這樣的。講這樣我們就已經夠明白，自己該怎麼做你自己去看著辦，如果不做也是你自己的事情。

所以我在外面收到的紅包，到圖書館，我都原封不動交給館長，讓她去處理。她會我拿多一點，三分之一，譬如說三千塊，她一千塊供養道場，一千塊給我，一千塊就是沒有出去的出家眾平均分一點。我說館長妳怎麼分都好，妳不給我，我也不會向妳要。她是這麼處理的，這樣分配。分配之後就是各人的事情，給你了那個就是你的，你自己要怎麼做是你的權利。我想用一種開示性的、建議性的就可以，發給大家之後就讓大家自由發心，譬如說同樣是修福，也有好幾個項目。譬如說印經，這是最普遍的，造佛像、放生、救濟等等這些，很多的項目。但是我們道場是效法印光祖師，以印經為主，其他是附帶做，這個風氣到現在我們還是保持這樣。總而言之就是讓大家自動發心，把這個因果講清楚就好，讓大家自動發心，不要帶有勉強；我們勉強做這些當然也有好處，但是這樣不自然。

在圖書館也有一個女眾，年紀比較大，出家年資也很久，她就覺得老和尚這樣，有錢都布施，她覺得不以為然。有一次她也好意勸我，她說你要自己留點錢，不然你以後被趕出去要去睡火車站。

她就跟同修跟一些互助會，找十個人我們來搞一個會，譬如說一千塊的，第一次交，做會首的不要利息，但是他要負責去給人家收錢，還有付錢，然後再標，標到利息最高的就是誰拿去，就是這一次。譬如說你找十個人，一個人一千塊，第一次交十個人就一萬塊，第二次那個會首收了第一次的款，就是他不用交利息的，但是按月要還一千塊，每個月要還一千塊。然後第二次，就是找這些會腳來標，譬如說有人標五十塊，有人標六十塊，六十塊的人這次他得標，六十塊他就一千塊減掉六十，他拿九百四十，但是他還的時候要還一千塊。這是民間的，但是很容易被倒掉，還不起他就跑掉了，沒有保障，完全靠信用。這個老尼師她就是跟一個會，跟了不少錢，好像台幣有一、二百萬。她就勸我去跟，我沒有跟，我說我要聽老和尚的，去印經布施。她就去跟會，跟會以後買個房子，不然你被趕出去就沒地方住。因為她以前都是住人家的道場，人家不歡迎她就要走路，她的確吃過很多苦，所以她對這個很在意。但是我聽老和尚的經，我覺得要相信因果，我們有施就有得。她經可能聽得沒有深入，所以布施方面她做得有限。後來她的會被倒掉了，倒掉她要去向人家討債，我也不好意思跟她講，當初還好沒有聽妳的，如果聽妳的，我今天的下場也是像妳一樣要去討債，那就很麻煩。還是寄在堅牢庫比較牢靠，佛講的寄在堅牢庫，你布施寄在堅牢庫，五家搶不走。這個盜的範圍很廣，我們要很注意。

下面我們看《要略》：

【解曰。金銀重物。以至一鍼一草。不得不與而取。】

『與』就是給與的意思。在四書《孟子·離婁篇》下篇講，「可以與，可以無與」，就是可以給，可以不給，這個意思。不與就是不給與，不同意。譬如說我們要向人家借個東西、要個東西，人家不同意，我們就不可以去取，取了就算盜。『金銀重物，以至一

鍼一草，不得不與而取』，這是《要略》講的。「金銀重物」是指最貴重的，在我們這個世間講七寶。「一鍼一草」那是最沒有價值的，就是指這個物最少、最小的。最貴重的跟最不貴重的都不得不與而取，都不可以說人家不給我們就取過來，都不可以，這個都是不對的。

我們接著看《增註》，「舉金銀已兼七寶。重物即衣食器具等。貴價之物。一鍼一草是物之最輕小者。以至者。是舉前後之重輕。令達其中者也。」《增註》給我們講，「舉金銀已兼七寶」，這一句是給我們解釋金銀這兩個字，《要略》舉出金銀，已兼就是包含，包含七寶，金、銀、赤珠、瑪瑙、硨磲這一類，這些七寶，我們世間七寶都包括在裡面。在我們世間人來講是很貴重的寶物，貴重的物品，很高價值的，這叫七寶。「重物」，重就是貴重的，貴重的物品，「即衣食器具等」，這是貴重物品，衣食好的、器具好的，這些都屬於重物，就是比較貴重的。「貴價之物」，貴價就是它很有價值，它價值很高，很有價值，這個叫貴。貴價就是他變賣可以要求很高的價錢，他可以取得很高的價錢，這叫貴價。好像去典當，大陸這邊有沒有當舖？我以前也去當過東西。以前經濟不好，所以當舖特別多。當舖都是吸血鬼，典當老闆很會算，他不會吃虧。一般當舖譬如說手錶、西裝，西裝也可以當，還有一般講的金銀、戒指這一類的。比較貴價之物，可以索取比較高價錢的，比較貴重的，這叫貴價之物，就是你拿去變賣，或者是去當舖當都可以當到很高的價錢，這也可以叫重物。「一鍼一草是物之最輕小者」，這是講最沒有價值的，一根草是價值最低的，最輕、最小的。「以至者，是舉前後之重輕，令達其中者也」，以至這兩個字是舉出前後輕重，最貴重的、最不貴重的，這個當中所有的都包括在裡面。

下面就給我們舉出物的主人，舉出幾條物的主人。我們看十七頁第二面第三行：

【若常住物。】

『常住物』，我們看《增註》，「即十方僧物。但瞻部洲內。所有出家佛弟子眾。皆悉有分。」這是常住物，常住就是比較屬於固定，常住物又可以分動產、不動產，譬如說我們現在講一個道場的基金，那是固定維護這個道場長久運作的一個基金，這是常住物，這是動產的部分。另外是不動產的，不動產的譬如說土地，還有地上物，地上寺院這些建築。過去叢林，寺院還有農田，它還有農田。過去叢林，農田都是出租給佃農去耕種，每一季的收成，佃農交多少稻米給常住道場。以前寺院就是以這個來維持道糧，僧眾在這裡修行辦道的一個道糧。以前寺院它有田地，他們不用去做經懺佛事，不用去化緣，他們生活上都過得去。這個從唐朝，「百丈立清規，馬祖建叢林」開始，他們有固定的收入，他們可以安心辦道，不用到處去化緣，到處去看施主的臉色，要去攀緣，就不需要。那些都屬於常住物，盜取常住物這個罪就很重，十方僧他都有分，你盜取這個東西要跟十方僧結罪，債主就是十方僧，這個還不清。盜常住物這些公案很多，在《釋門自鏡錄》裡面，懷信法師編的，他舉出唐朝很多盜常住物這些因果。這個我再來印幾條，大家可以多看看。有時候我們犯了盜戒也會生病，還有被閻羅王來追查，這個因果很嚴重。

「但瞻部洲內」，瞻部洲就是指我們這裡，我們這裡是南瞻部洲。我們娑婆世界，我們現在這個人道有四大部洲，東勝神洲、西牛貨洲、北俱盧洲，我們這裡叫南瞻部洲，四大洲。都是人，但是人長的不一樣，南瞻部洲的人臉形跟地球一樣，稍微有一點圓圓的；聽說西牛貨洲的人他長得有點像半月，月亮。北俱盧洲的人福報

最大，他們壽命都一千歲，衣食自然。他是在人間的天堂，那邊福報最大，所以那邊的人他們都不學佛，因為他們日子太好過，北俱盧洲。所以韋馱菩薩叫「三洲感應」，只有三洲有佛法，北俱盧洲沒有佛法。都是在我們娑婆世界的人道，我們這一洲是屬於南瞻部洲，南瞻部洲一個洲範圍就非常廣。人間如果有轉輪聖王，金銀銅鐵，金輪王就統治四大部洲（人有福報就會感應輪王來應世），銀輪王統治三大部洲，銅輪王統治二大部洲，鐵輪王統治一大部洲，分金銀銅鐵。我們在南瞻部洲內，就是我們這一洲，不是只有我們這個地球，你不要想說只有我們這個地球，南瞻部洲不只我們這個地球，那個星球不曉得有多少，恐怕像現在科學家講的銀河系所有的星球。整個南瞻部洲裡面所有出家佛弟子他都有分，如果盜常住物，這個罪就嚴重，這是我們一定要明白的。

但是現在常住物也有很多變更，所以這些我們有時候也搞不太清楚。在過去寺院比較如法，它是十方常住。在古時候出家要有度牒，受戒要有戒牒，一個度牒、一個戒牒，度牒是國家批准的，准許你出家，這叫度牒，戒牒就是去受戒。你有度牒、戒牒，到所有的道場去掛單都可以，所以古時候的道場它就比較如法。現在道場很多都形成一種子孫廟，子孫廟就是說師父傳給徒弟，徒弟傳給徒孫，或者自己的家親眷屬混在一起，變成子孫廟。過去道場它不是說你在這裡出家才可以當住持、當家，你在其他道場出家剃度的就不可以在這裡做住持、當家，過去不是這樣，過去它沒有這些限制。它的標準就是在修行，還有理念上能夠相應，能夠如理如法的，這樣他就可以選出來。所以過去道場它是各地方來參學、來學習。現在大陸這方面還是比其他地區要多一點，有些不一定是在本寺出家的，其他道場出家的，他們也都可以去住。但是現在是不是有符合古時候那個標準，這個我們就不得而知。現在很多寺院也都變成

公家的，變成觀光的，收門票，當中這個因果不曉得怎麼去算，這個也有待我們再進一步的去理解。把寺院常住的東西佔為己有，這個罪是阿鼻地獄罪，這個罪非常之重。但是現在的人他不懂這個因果，所以往往造了這些重罪他自己也不知道，不知道他這個果報很嚴重。接著我們再看下面：

### 【若信施物。】

「謂施主持物至寺布施。而未分與僧者是。」信施物我們去盜取，在道場裡面做住持、做當家的，最容易犯這一條。有時候施主他拿東西來布施，我們供養你們這裡的出家人，這個負責的人如果沒有分給大家，自己就拿去用。這個現在道場做住持、當家的人，很容易犯這條戒。現在拿來用是很痛快，將來還債就不痛快，就很痛苦。所以我現在，我也很謹慎這一條。所以人家送東西來，我說你這個要送給誰的？送給你們大家。明天叫大家都來，現在住在這裡的大家都來，大家吃。不然你就要開會，大家不吃要怎麼處理，大家同意就好。或者是你做一次性的羯磨，就是說以後凡是這些都這麼處理可以不可以，大家同意就這麼處理。這個總是要跟大家交代清楚。但是這個時間，我覺得一段時間就要重複再講一次，這樣比較好，再跟大家提醒一下。如果說人家送給我的東西，那就是我個人的，我個人要怎麼處理是我的事情。送給我，我說這給大家吃，又變大家的，去執行的人這個因果就要注意，要給大家的就要給大家吃，你不能拿去一個人自己吃掉，那個又犯盜戒，將來去阿鼻地獄那就不好玩，所以這個都要很謹慎。信施物就是持物到寺布施，到寺裡面來布施還要問明他布施的性質跟對象，供眾的就是給大眾用。這些我們盡量去修，盡量避免犯這些盜戒。這是講信施物，施主持物到寺布施，還沒有分發給僧眾，這些盜取，這叫盜信施物。下面講：



## 【若僧眾物。】

『僧眾物』是指「現前僧物」。前面講常住十方僧物，跟現前僧物有一些區別，現前僧物譬如說我們現在十幾個人住在這裡，我們現在這十幾個人就是現前僧，這叫現前僧物。常住物它是長期的，固定的、長期的；現前就是現前大家有的，你的東西，現前僧眾物。現前僧物這個當中也有分公私的，譬如說這是公眾的，我們住在這裡大家一起用的，還是你個人用的，這個也要區分，這樣你才不會公私不分，這個也要區分清楚。現前僧眾物，它這裡加個眾就是指大家共同使用，這個盜取罪也很重。所以下面舉出，「方等經華聚菩薩云。五逆四重我亦能救。盜僧物者我不能救。」這一段是《方等經》華聚菩薩講的，五逆四重的罪我還能救，但是去偷盜僧物我沒有辦法救，可見得盜僧眾物的罪過比五逆四重的罪還嚴重。

下面舉出《三昧經》，「三昧經云。盜僧鬘物者。過殺八萬四千父母等罪。」這是指僧鬘物，就是僧眾物。前面講華聚菩薩是《大方廣佛華嚴經·華聚菩薩十行品》，在第十七，《大方等陀羅尼經》初分卷第一裡面講的。五逆，以後我們印出來大家可以看，這個資料查出來大家多看看。我們現在先講《三昧經》，《三昧經》是《佛說觀佛三昧海經》，是這部經。僧鬘是印度話，翻譯是「對面施」，對面之物，就是現前對面布施，人家拿來當面布施的，布施給僧眾，這就是僧鬘物。偷盜僧鬘物，罪過超過殺八萬四千父母等罪，這個罪也不好算。一般人對於盜三寶物，他不知道果報的嚴重性，所以犯了嚴重的罪報他自己不知道。

下面舉出大律，「大律云。若盜佛塔物。及寺中供具。即犯道罪。」如果偷盜佛塔裡面的物品，譬如說現在寺院、塔，在大陸塔也滿多的，塔裡面有一些供的物品，以及寺院裡面的供具，偷了、拿走了就犯重罪。「若盜他經卷。計紙墨值犯罪。」這是講經卷，

古時候都是一卷一卷，經都是捲起來的，偷盜這個要計算他用的紙多少錢、墨多少錢，那個價值多少來定犯盜戒的罪，輕重的罪，以紙墨的價值來論。

下面舉出《寶梁經》，《寶梁經》有兩卷，現在已經在《大藏經》，編入《大寶積經》這部分，編入寶積第四十四會。翻譯的人這些資料已經遺失了。《大寶積經》它是把很多經編在一起，整個名稱叫《大寶積經》，這部《寶梁經》就是在《大寶積經》裡面第四十四會。《寶梁經》裡面有講一個比喻，「寧啖身肉。終不用三寶物。得大苦報。罪受一劫。若過一劫。以侵損三寶物故。又佛法僧物。各有所屬。不得互用。用則計直成罪。常住僧物。亦各有所屬。不得互用。如大律廣明。此不繁錄。」《寶梁經》講，寧願吃自己身上的肉，絕對不去盜用三寶物，因為盜用三寶物將來會得很大的苦報，這個罪報要受一劫。「若過一劫，以侵損三寶物故」，有的受一劫，有的超過一劫，這是因為他是侵損，侵佔或者是損害三寶物的緣故，所以罪很重。一劫是最起碼要受一劫的罪，如果罪比較重的那就不止一劫，超過一劫，這是侵損三寶物的果報。

「又佛法僧物，各有所屬，不得互用，用則計直成罪」。又就是再給我們說明，佛法僧物（三寶物）各有所屬，不得互用，不可以說現在要供佛的拿來印經，要供僧的拿來印經，這個不可以，它各有所屬。譬如說他供僧是要給僧眾大家吃的，吃的就是吃的，你不能說吃的拿來印經，這個不可以，這個也犯罪。人家供佛的，供佛的拿來印經也不可以，印經的拿來供佛也不可以。在我們道場，我對這個很謹慎，因為我現在做負責人，下面做錯事情罪過都是我的，將來下阿鼻地獄我是第一個下去，所以我都很小心在處理這些事情。所以我們道場都要跟大家說清楚，有指定專款跟不指定的，不指定的我們就比較活用，你不指定，用在哪方面都可以。譬如說

供養道場，給道場去統籌，這個我們就可以哪個地方缺就補哪個地方，比較活用。現在有很多同修說，我這個要印《大藏經》，我再給他印其他的經都不可以。有一些道場他們不知道這個因果，人家印《大藏經》的錢，他說印哪一部經也可以，就是這裡講的。光是佛法僧，屬於法這個當中還有區別。他要指定印《大藏經》，你把它拿來印其他單行本的經也可以，那也是大藏經裡面的一本，有的人這麼講，在台灣也有道場給人家這麼說，他那邊沒有在印《大藏經》，他說印這個也可以。如果他本人同意是可以，但是如果他指定要印《大藏經》，我們負責的人給他拿來印其他的，不然就印這個，那也是大藏經裡面其中的一本，這個也不可以。因為《大藏經》它是一整套，它不是單行本，它是一套，一百多本。這個不能含糊籠統把它混在一起，這個都有因果。所以負責處理這些事務的人要特別小心，做對了是應該的，做得不對罪過一大堆，都是自己要去承受。

譬如說我們就講印《大藏經》，《大藏經》版本很多種，這個也要說明。我們現在在台北印的，老和尚是以一萬部為目標，所以我們現在就邁向這個目標，這是《乾隆大藏經》，清朝乾隆皇帝那個時代編的大藏經。不然日本《大正藏》也是大藏經，韓國《高麗藏》它也是大藏經，你要印哪個版本的大藏經？大藏經有十幾種版本。現在還有台灣故宮印西藏文的，藏文的《大藏經》。全世界唯一存的一套藏文的《大藏經》，現在台灣故宮授權給印刷廠去印。那個時候也有印刷公司來找我印藏文大藏經，後來我請示老和尚，老和尚沒有下文，我也就沒有很積極去做這個事情。現在《龍藏》是印的比較普遍，因為現在看中文的人比較多。

所以三寶物，蓮池大師在《竹窗隨筆》講，你就是蓋一棟寺院，房子，人家指定專款，寺院有琉璃瓦，還有砌牆的磚，人家說我

這個錢要買磚的，你就不可以拿去買屋頂的瓦；人家說我要買瓦的，你不可以拿買瓦的錢來買磚，這個都有因果，同樣是蓋道場，他有指定的你都不能給它動。我這次來大陸時間是最長的，這一輩子來大陸到目為止是最長的，五個多月。我四月份到福建去做三時繫念，到福州廣琳法師那裡，他蓋那個廟有夠大，他那個廚房燒四種東西，有柴火、有瓦斯，還有油、還有電，四種。他在那邊就給人家寫，琉璃瓦一塊多少錢，我來發心琉璃瓦，他就開收據，這個買琉璃瓦的，屋頂上琉璃瓦的錢。去年我在香港，香港大嶼山那邊，他們也在做法會。香港那邊也都很習慣給人家一片瓦港幣多少錢，我也很喜歡去捐這個，我來捐這個瓦，以後蓋起來其中有一片是我捐的。有的人他是喜歡刻龍柱，把他的名字刻在上面，這個有很多人喜歡。那龍柱這麼大，某某人這一根是他捐的，他要捐那根柱子，你就要那根柱子的錢給他用在這個上面，你不可以給他拿到其他方面。所以買瓦的錢不能買磚，買磚的錢不能買瓦，要分得這麼細。現在人不懂這些因果他亂搞，將來果報就很麻煩，這個是很麻煩。所以現在道場我都要問清楚。

然後放生，以前在基金會說放生，放生款一直收，譬如說收十萬塊，全部去放，怎麼去放？沒有車子，車子的錢誰出？有時候要找工人，這些費用沒有。後來簡豐文居士他們就說，現在就要跟大家說明，這個放生款裡面有包括運費，還有這些工作人員的開銷，都要算進去的，要跟大家說清楚，然後明細要出來，以後就有再列這項下去，就是放生。如果要分得細一點，我們可以另外再列一個項目，就是說放生就是放生，再列一個放生的開銷。但是一般人他比較不會去注意這個，譬如說放生要附帶的這些費用，一般人他沒有想到那麼多。所以你另外列個項目，可能大家不會去注意到，因此我們現在在這裡給大家說明，放生包括這個費用，這樣我們就不

背那個因果。如果不說明，人家說那個我是放生的，怎麼花在其他地方，這個又麻煩了。你事先跟他說明包括這些費用，這個費用從這裡支付。這個因果都要很謹慎。所以弘一大師講，五戒他不敢說完全持得圓滿，他說這個盜戒很難守，有一點差錯就犯了盜戒，這個很不容易。這是「計直成罪」，看多少錢，它的價值多少，以這個來定罪。「常住僧物，亦各有所屬，不得互用」，常住僧物就是這個是屬於哪個部門，這個是屬於哪個部門，也不可以拿來拿去的，這個也會犯到盜戒。「如大律廣明，此不繁錄」，大律就是《四分律》，講得很詳細。

下面舉出一個公案，「唐汾州」，唐朝時代汾州，「啟福寺主」，這個主就是主持，「惠澄。染患作牛吼而死」。唐朝汾州啟福寺，汾州是現在山西省汾陽縣，山西省孝義縣靠北面。這個縣的西邊靠呂梁山，以前也是一個要道，農產品以小麥、玉米、高粱、棉花為主，山區盛產核桃，以杏花村所產汾酒著名。大家有聽過杏花村嗎？就在山西。你們有沒有人住山西？有住山東的，沒有住山西的，山西就在你們山東的西邊就叫山西。汾州，山西這個地方，這個主持叫惠澄，他染患就是染病，他要死的時候像牛在吼叫一樣而死。他們寺院有個僧人叫長寧，法號叫長寧，有一天晚上他看到惠澄回來了。他這裡沒有講是作夢還是眼睛睜開看到的，這裡沒有講作夢，可能是眼睛看到，住持惠澄回來了。「夜見澄來」，就是夜間看見住持惠澄回來了，回來寺院。看他回來寺院，「形色顛顛」，看他那個表情非常顛顛。顛顛就是枯槁，很瘦，一付病態的樣子，這叫顛顛。形色顛顛，形容枯槁，又瘦，又很憔悴，像病了很久；或者人遇到不如意的事情，嚴重的打擊，人很顛顛。看到他形色很顛顛，給長寧講，「曰。為互用三寶物。受苦難言」。三寶物互相使用，供佛的拿來供法，供法的拿來供僧，供僧的拿去供法，這

樣互用，這等於是沒有分清楚。他還不是拿來自己私自用，他只是用不對地方，你這個錢用的地方不對，互相用，用不對地方，譬如說人家印經的錢你拿去供僧，這個不可以，供僧的錢拿去印經也不可以。蓮池大師《竹窗隨筆》也舉出這些道理。當時明朝的時代就有人有這些疑問，就請問蓮池大師，不都是做功德、不一樣嗎？蓮池大師就解釋，他說不一樣，吃的跟用的不一樣，吃的是吃到肚子，用的是用的，怎麼會一樣？所以就有因果。所以不能用錯地方，不能互相用。他還不是自己私自用，只是他在負責這個事情，把它互用，就受苦難言，他在惡道裡面受苦難言，在地獄裡面。地獄有大地獄、有小地獄，他在地獄裡面受苦。他這個苦講不出來，苦到沒有辦法用言語來形容、來表達，這叫受苦難言。

他說其他的罪過還比較輕，「唯用常住物至重」，就是唯有他互用常住物這一條是最嚴重，這條墮落果報最苦的。「願賜救濟」，願賜救濟就是求長寧幫助他，來求他幫助。「寧即為誦經懺罪」，長寧就發心為主持惠澄誦經給他迴向，給他懺悔業障。「月餘復來云」，經過一個多月又見到惠澄回來，來對長寧講，「承利益。已得息苦。別居一處」。他說承蒙你誦經給我迴向這個功德利益，我在地獄裡面這個痛苦已經平息下來了，現在另外住在一個地方，別居一處就是另外住一個地方，沒有那麼苦。「但未知得脫之日」，他雖然是另外住一個地方，沒有再受那個痛苦，但是還不知道哪一天才能脫離地獄。因為地獄有阿鼻地獄、無間地獄、大地獄、小地獄，很多的，他這個應該不是很嚴重的地獄，一般的地獄。但是已經很苦，受不了，未知得脫之日，不知道哪一天才能得到解脫。

今天時間到了，我們就先講到這裡。這段公案因緣在懷信法師編的《釋門自鏡錄》，他也舉出一些唐朝的公案。這些也很值得我們來多看看，因為因果的事情我們多看看多了解，也幫助我們受持

這條戒，我們遇到一些事情才知道怎麼一回事。在《自鏡錄》裡面有很多生病不知道什麼原因，他犯了盜戒。還有他犯了盜戒，縮減僧眾的飲食，自己拿鉢去廁所挖大便吃，大家給他懺悔，他才恢復正常。這個因果歷代都非常的多，這些我們都要明白。好，我們今天就講到此地。